

索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生存的基本条件,绝不可能有发展;没有可持续生存的现实性,我们只能走向死亡。极端环境灾害已经拉开了死亡或存在、毁灭或重生的大幕,关键在于我们怎样演练!

人与自然健康的统一^①

郭辉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发展研究中心)

一、雾霾是种病

2013年从年初到年末,中国大部分地区深受雾霾的影响。从1月份开始,浓重的雾霾笼罩着中国东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报道有8亿人受其影响,波及范围和危害程度都超过了此前季节性的沙尘暴。12月4日南京因严重的雾霾天气导致中小学停课,整个城市笼罩在雾霾中,医院呼吸科人满为患。不仅如此,雾霾影响的范围从东部地区向全国扩散,2013年12月6日,笔者乘高铁从南京出发到北京开会,下面是我记下的当时的体验和感悟。

终于可以离开“雾都”南京了,伴着身边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我们在一片雾霾中登上了开往北京的高铁。高铁是现代高科技的结晶,飞驰的高铁是中国高速发展最贴切的象征。一路上,同行的人中有人回忆起学生时代从南京到北京上大学时一路的艰辛,感叹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许是因为车厢里还充斥着从南京上车时带来的空气,一直有一丝呛鼻的味道,让人感觉很不舒服,时不时传到耳里的咳嗽声也在不断提醒我们,雾霾离我们还不远。在途经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天津最后到达北京的1000多公里的行程中,列车始终行驶在浓重的雾霾里,大概是因为太快了吧,窗外除了一片雾蒙蒙,我们什么也看不见。现代化的高铁以超过300公里的时速向前飞奔,我们只用了四个小时就到达北京。眼看就要下车了,同行的旅伴显得有些迫不及待,我知道,这是因为大家对车厢里充满雾霾的空气实在有些吃不消了。有人祈祷似地说道:“希望北京的空气会好些”,可车窗外依旧不大明晰的景观让我们心里都没底。果然,一迈出车厢,我们又迅速投入到雾霾的包围之中。从南京到北京,1000多公里的美丽中国啊,竟全部笼罩在浓浓的雾霾中!

终日不去的雾霾让人禁不住想起曾经有过的大雾天。我上小学的时候秋冬季节里也常有雾,但大多是在清晨,记忆中的雾好像都只有一会儿,无论浓淡,太阳一出来,立刻就消散了。那时候的雾大多是一种原生性的天气状况,与季节性的气候特征有关,而与人

^① 基金项目:2013江苏省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江苏率先建成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研究”(13ZD005);201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美德的养成教育研究”(2012SJB720007);201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环境美德伦理研究”(11ZXC008)

类活动的干扰没有太大关联,对人体健康也基本没有影响,因此这样的雾天不仅不让人讨厌,短暂而又有些虚幻的感觉还给孩子们增添了一些平日里不常遭遇的快乐。

现在的灰霾虽然被称做“雾霾”,但与雾却有根本性的差别。霾通常是因为人为因素造成了空气中污染物的增加,工业污染或生活污染物中的可溶性成分在遇到悬浮物时会迅速凝结聚集,在大气中形成混合颗粒,而这些细小的颗粒在遇到潮湿空气时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膨胀,颗粒的体积增大为原先颗粒的3~4倍,同时这些颗粒物的消光系数也会成倍放大,通常达到9~10倍,使能见度下降为正常天气的1/9或1/10,最终形成的一种非正常的、对人体和大多数动植物有害的天气状况。雾霾实际上主要是指“霾”。目前这种不清不白的叫法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霾”的危险性和危害性,误导了公众。就像当年的SARS一样,实际上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新型致命疾病,却被轻描淡写地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让普通公众乃至很多医护人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对其严重的危害性丧失了警惕,最终导致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雾霾是种病!是像SARS一样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疾病!著名的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院士在两会期间接受深圳新闻网时明确指出,灰霾对人的神经、内分泌、母体、肿瘤的影响是肯定的。他援引了国外的相关研究,欧洲在对1.5万名心脏病病人长期观察中,发现每立方米空气增加灰霾10微克,病毒就增加20%;在对300万名新生儿母亲调查中,发现如果呼吸的空气每立方米增加10微克灰霾,所生低体重的新生儿将增加10%;美国26年对18万人的观察中,发现每立方米增加10个PM_{2.5},肺癌患病率就增加15%~27%,而日本和丹麦也有同样的数据。雾霾会导致癌症发病率的大幅增长,长期生活在严重雾霾空气中的人寿命会大幅缩短。^①他还援引去年夏天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的研究,灰霾浓度每立方米增加100微克,预期寿命短3年,而关于淮河以南以北的降尘浓度研究表明,受雾霾影响,淮河以北预期寿命短了5.52年。^②2013年开始笼罩中国大面积区域的雾霾天气表明,中国生病了!与SARS不同的是,雾霾可能不会一下子夺取人的生命,但其影响的时空范围却远超SARS,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可能长期影响中国人和中国这片土地上所有生灵健康的超级顽症。

二、垃圾场也有填满的时候

对于愈演愈烈的雾霾,很多公众甚至专家都在惊呼,这雾霾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严重,遮天蔽日且终日不去,即使盼来了西北风把雾霾暂时刮走,可没几天就又回来了。

雾霾究竟从何而来?中国科学院专家指出:“此次席卷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强霾污染物化学组成,是英国伦敦1952年烟雾事件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美国洛杉矶化学烟雾事件污染物的混合物,并叠加了中国特色的沙尘气溶胶。”^③也有网友略带戏谑地称,中国当前雾霾的成因不仅有前现代的烟花爆竹,也有现代化的工业烟尘,还有后现代的汽车尾

① 见深圳新闻网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3-03/07/content_7782098.htm。

② 见中国新闻网 <http://www.zgxf88.com/news/news.asp?id=12345>。

③ 见2013年2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报道《中科院强雾霾天气专项研究:污染排放为主因》。

气和光化学污染。

尽管对我国出现如此大规模雾霾天气的成因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毫无疑问,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引起雾霾的主要原因。欧美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也都曾出现过严重的空气污染。吉尔伯特·菲特等人在《美国经济史》中曾这样描述1884年美国最早崛起的工业城市匹兹堡的景象:“从住户、商店、工厂、汽船等处冒出一股股烟柱,汇成一大片乌云,笼罩着城市所在的狭窄山谷,直到太阳冲破乌云黑雾,显露出它黄铜色的圆脸来……”严重的污染导致新国旗挂出去两三周就会变黑,一位名叫赫伯特·威尔森的工程师曾撰文指出,一个人在“烟城”居住30天以上,肺便会呈现黑色,而辛辛那提在1886年有31%的死者与煤烟致病有关。^①与此相反,癌症发病率在前工业社会是非常低的。著名的人道主义者阿尔伯特·施威泽(Albert Schweitzer)在1993年曾写道:“在我到达加蓬时,非常吃惊的是我没有遇到一个癌症病例。”^②

如今,我们孜孜以求的现代化使中国跻身世界主要工业国的同时,也让中国陷入了严重的雾霾,中国人开始呼吸上了这种具有浓郁现代味道的空气。如同西方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严重污染是其工业革命之后长达200多年积聚的结果,今天我们深陷其中的雾霾也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而是我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

曾经我们可笑地认为,环境污染只有资本主义才有,而忽视了我国从建国初期就开始的工业化改造和大炼钢铁时期遍布中国乡村的土高炉,这些新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成就,无论其在新中国发展历史上最终得到的评价如何,其对自然环境所作的“贡献”都无可否认。由于极度渴望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同时又严重缺乏生态学知识,我们曾经历过的那些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对自然界的改造(如对“北大荒”这样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湿地的开发)都对中国的生态环境欠下了难以偿还的债务。^③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环境会议,据当时参加会议的曲格平回忆,参会的代表团成员在会上都很受教育,对比国外的环境保护,他们普遍感到我国的环境问题不容乐观,亟须开展环境保护。“中国城市和江河的污染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④回来之后,代表们将所见所闻和对我国环境问题的看法向中央进行了汇报,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70年代,代表团的意见并没有得到真正重视。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总设计师邓小平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由此我们破除了在经济上姓资姓社的迷信。大量的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涌入,与屈辱的历史记忆和独特的政治体制相结

① 王守谦:《烟煤与英美早期工业化》,《能源》,2012年第4期。

② Thomas Michael Power, Paul Rauber,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Sierra* (November/December 1993), pp.87-88.

③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④ 曲格平:《我们需要一场变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

合,汇聚了惊人的动力,使得中国从一个原来的农业大国迅速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世界工厂”,制造业和整体经济的长期超速度增长超过了英国、美国、前苏联和日本曾经创下的世界纪录。尽管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创造出可圈可点的重大技术发明,但却将工业化社会“大量生产”的特征推向了极致。^①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总量全球第二,进出口额世界第一,许多主要工业品的产量超过了50年前甚至20年前的全球总量。由于粗放的发展方式、落后的技术手段、主要依赖二产的产业格局,我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一。其中,CO₂的排放已于200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在资源和环境领域的影响超过了之前任何一次工业化浪潮,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难以偿还的环境代价(有专家计算,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大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治污成本可能高达其所创造的GDP的1000倍)。

中国的经济发展完全因循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模式和走过的道路,只是比西方国家发展得更快、更迅猛(体现在“雾霾”的构成上),因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更集中。现代工业文明将大自然看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同时也是可以随意丢弃废物的垃圾场。可以想见,尽管空气具有流动的性质,但对于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而言,其流动性有限。而目前我国频发的“雾霾”就是因为空气中的污染物,特别是粉尘含量过高,已经达到了大气的最大容量,因此稍微遇到气候条件不好,就会引发严重的雾霾。即便碰到大风吹散,用不了几天,新排放的烟尘也会再次触碰到雾霾形成的临界点。我们曾经以为无边无际、比海洋还要广阔的天空,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垃圾场,曾经包容了我们排放给它的所有烟尘;但终有一天我们还是要在痛苦中明白,垃圾场也有填满的时候!

三、健康是最普遍的福祉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曾经写道:“幸福的人生都有着相同的幸福,而不幸的人生则各有各的不幸。”其实对于个体而言,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也许会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所有人来说,失去健康则肯定是一个人的不幸。

健康是最普遍的福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那些身处雾霾之中几乎停不下来的咳嗽和雾霾天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喉咙和心肺的不适足以说明,没有人能够离开清洁的空气而健康生活,没有生物能够离开空气而存活。无论你是政治家、商界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甚至虫鱼鸟兽、花草树木,无一不受雾霾的影响。

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于福祉的理解还主要集中于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生态环境与人们的幸福生活呈现一种外在性关系,由于当时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一种非常自然的保障,因而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知还处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但自工业文明兴起之后,伴随而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使得生态系统急剧退化,生态环境的“保障”功能日益萎缩,甚至严重到威胁人们的基本生活。生态环境与人们的幸福生活从之前的外在性关系转化为内在性关系,健康的生态环境成为我们幸福生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

^① 张玉林:《环境与社会》,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页。

组成部分。^①

人们对于幸福往往会从“得到”什么的角度去理解和衡量,但实际上却会因为“失去”有价值的事物而真正感悟到什么是幸福。曾几何时,我们习以为常的蓝天变得稀有,“璀璨”的星空只能在字典里找到解释,千百年来孩子们在村前屋后小河里玩闹戏水的寻常景象只过了短短的二十年就变成了奢侈的回忆。

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最想要得到的是面包,在沙漠中跋涉时想的是甘泉,等到生病的时候才明白真正重要的是健康。贫困年代我们都曾迫切地想要摆脱贫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摆脱了基本物质需求的限制,开始为减肥、“三高”这些富贵病担心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要继续为满足各种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而努力奋斗?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可是生活在一个连呼吸、喝水这样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要担心的环境中,我们离幸福的距离到底是远了还是近了?

面对雾霾,钟南山院士曾发出这样的拷问:“如果在吃饭喝水呼吸都成问题的情况下,GDP世界第一又有何意义?”环境伦理学家诺顿也曾提醒我们区分感性偏好和理性偏好。如果我们继续对所追求的“幸福”不加以反思,毫无节制地按照欲望的驱使,在追求物质享受的道上一路狂奔,那么最终真的可能会踏上一条“幸福”的不归路。

水、空气这些自然环境要素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先在性,因而也是人类健康最基本的保障。每一个幸福的人生都需要健康的身体,而每一种生命的生存繁衍都需要健康的自然环境。一个人失去了健康就好像鸟儿失去了翅膀,而失去了健康环境的人类就好像失去了天空的鸟儿,我们毁掉的不仅是人类个体的健康,而且是所有生命生存繁衍的条件。尽管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具有主宰性的物种,但无可否认,人类社会依然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人类的生存依然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从绝对意义上讲,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超越生态系统的规律。

人类的健康需要地球的健康。空气是我们肌肤之外的身体,肌肤内外的健康是一个整体,对地球健康破坏也就意味着对我们肌肤之外的身体的破坏。^②在浓重的灰霾中,我们祈祷人们身体安康,也盼望我们肌肤之外的生态环境的健康,因为“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健康!”

(责任编辑 古东)

① 孙来斌、刘近:《生态文明:民生幸福的新追求》,《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② Holmes Rolston III, *A New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Next Millennium for Life on Ear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33.